

花园
第一辑 精品

主编：和风

花缘记事簿之四

夺情霍香蓟

寄秋
◎著



NLIC 2970687840

花园精品

花缘记事簿之四

夺情霍香蓟



秋

◎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夺情霍香蓟/寄秋著. -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 2010. 11

(花园精品爱情小说系列. 第1辑)

ISBN 978 - 7 - 80723 - 565 - 1

I. ①夺… II. ①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11862 号

夺情霍香蓟(花园精品爱情小说系列) 寄秋 著

出版发行: 内蒙古出版集团

远方出版社

社址: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深圳市天邦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本: 850 × 1168 1/64

字数: 2700 千字

印张: 75

版次: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3000 册

书号: ISBN 978 - 7 - 80723 - 565 - 1

定价: 80 元(全 16 册)

远方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远方版图书,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。

楔子

曾经，在某所私立女子中学，有五个来自不同家庭的女孩在此相聚，她们欢笑、哭泣，用青春洋溢一篇美丽年少，结成情同姐妹的莫逆之交。

更巧合的是，她们的名字皆以花命之，因此五位美丽、出色的女孩特别引起外校男学生注目，所以封她们为花中五仙。

黎紫苑：紫苑的花语是反省、追思。

她是个聪明、冷静、外冷内热的女子，对家人十分照顾，有两个弟弟，父母俱在，目前是某家族企业的跨国总裁。

霍香蓟：霍香蓟的花语是信赖，相信能得到答复。

她是个优雅、恬静，追求享受的知性美女，个性矛盾、反复，是企业家之女。目前是红透半边天的影视红星，更是唱片界的天后人物。

金玫瑰：玫瑰的花语是爱和艳情。

她艳丽、妩媚、高挑，是个相当有自信，大方但有些偏激的名模特儿，父亲是房地产大亨，她开了间名为夜蝎狂情的酒吧，男宾止步。

白茉莉：茉莉的花语是胆小、内向。

她温柔、善良，有些自闭和害怕与男性接近，像朵小白茉莉花一样可人。父亡，母是广告公司经理。继父是法官，继兄是检察官，而她的职业是辅导员，即是社工。

何水莲：莲花的花语是心的洁白、幻灭的悲哀。

她高雅而圣洁，总爱甜甜地淡笑，是个成熟、理智的感性女子。祖母十分严厉，因此显得父母无能，将所有希望寄托在她身上，是全美连锁饭店的负责人。



“呼！呼！呼！”

四面雪白的墙壁，浓郁的药水味，一张苍白的小脸挣扎吸气，起伏不止的胸部显现此刻的痛苦。

女孩的身侧立了两位焦虑的男女，华丽衣物显现出尊贵身份，那是女孩的父母。

一位患有气喘病的十四岁少女。

“医生，我女儿的情况怎么样？”

穿着白袍的中年医生对女孩紧急施予治疗后，冷静地在病历表上填上数个专用术语。

“令媛的呼吸道受感染，我建议你们将她送到空气干净的地方静养，较有助病情的控制。”

“要送往哪去呢？我的事业根基在这里，无法陪她到国外休养。”忧心的父亲一脸疲惫。

医生笑了笑说道：“不一定要到国外，南部的空气品质不错，你可以考虑一下。”

“可是她要升初中了，这一耽搁岂不是会……”他怕女儿跟不上同龄孩子的程度。

“霍先生不用担心，内子的母校是所专收女子的贵族学校，每年大学榜单上前一百名的优生大都出自那所学校。”

“噢！”

于是，霍氏企业的千金霍香蓟进入私立兰陵女子中学，展开了她生命的另一页。

在暑夏。

1

风随山桃扬心窝，昨夜夜不歇，
独眠。

数落人间悲欢曲，今夜月未明，
床冷。

叹一声啊！红颜呀！

闲来伤情几时秋，惜卷儿女风流事，

千山水岚断是非。

风一歇，

眸一凝，

来去多少人间戏，

无语可问天，

笑得白发换乌丝……

清甜、柔美的嗓音不断经由小黑箱播送，
淡淡渺渺，空灵如山与风的细语，亮如潺潺水流声，勾动每一颗平凡的心。

几乎。

除了原主唱者。

在绿草如茵的英国乡间，本该宁静、祥和，不染一丝人工匠音，突然传来纷杂的机器转动声，受惊的鸟雀离巢盘旋。

一柄太阳伞大张，一张休闲椅，一张小圆桌，一杯缀樱桃的蓝莓爱斯，和一位……东方美女。

“我说袁大牌呀！你稍微有点职业道德好不好，我快被撒金撒银的大爷们杀得无处容身了，做人要饮水思源，想当年我……”

嗓门一开，人称陶大炮的陶乐开始论起“恩”、“仇”，四十岁不到的她已经想起当年，那不过是十几年前她刚出道时。

说起经纪人这一行，陶乐认了第二就绝对无人敢抢出头说是第一名，因为她旗下艺人虽

不多，个个在演艺圈可是阿哥、阿姐级，呼风唤雨易如拾橘。

尤其是歌唱界的天后袁紫香，约一签便是十年，眉头连皱一下都不犹豫，把自己的黄金时光全交给她打理。

但是，夜路走多了会摔到臭水沟。

自从“那个人”回国后，她这天后曝光率大增，广告大受欢迎，推都推不完的广告商捧着大把钞票上门洒，而欲哭无泪的陶乐忍痛送走，只因——

“你自己说说看，连续两次替人拍‘无’价的广告，存心要我喝西北风呀！大姐我不过赚那么一点零头小利，你忍心剥夺我的生活所需？”

零头小利？

以手遮口，闲适的霍香蓟优雅地打了个小小的哈欠，对陶乐口中的零头小利存疑。

每年在她身上挖得的两成收入就不止千万，不知在哭什么穷。

不可否认，被迫帮紫苑拍的汽车广告使她身价大涨，连带着片酬跟着三级跳，成为国际级的红人，光是两成佣金就高得吓人。

可惜，她够红了，不想在音乐领域外多兼一职累死自己，连忙借着拍摄音乐录像带的理由逃出国，免得一再当免费人用，让“有钱人”更富有。

紫苑的心机她了如指掌，不溜的是傻瓜，她可不是被人一激就上火的玫瑰。

一个看似聪明的白痴，注定被人吃得死死。

“香香，你好歹和黎总裁说说，她要扣就扣你那一份，反正以你的家世不缺那一两千万，而我的房贷快到期了，三四百万的零钱应该不为难吧？”

陶乐口沫横飞地说道，差点连当初签定的合约书都翻出来。

不为所动的霍香蓁远眺绿草尽头，她早习惯陶乐的母鸡天性——啰里啰唆。

天空晴朗无云，空气中有些闷闷的暑气，化好的妆冒出细汗，一旁的化妆师以吸油纸一沾，重新补点防晒蜜粉，还以无瑕的美丽。

其实，不化妆的她更加清丽，上点淡妆是合乎所谓的国际礼仪。

中国是礼仪之邦，总不好丢脸丢到国外来。

“怎么说你们都是好朋友，看在我辛苦地带着你在圈内闯了快十年，要点养老金不为过吧！”

霍香蓁妩媚地吹吹蓝莓爱斯上的小泡。“你去跟紫苑要呀！她钱很多。”

“呃！”念了老半天突然被回这一句，老练的陶乐一时怔住忘了回答。

“你是我的经纪人兼生活保姆，要钱的动作是你的工作，不然经纪人是摆着好看吗？”

她是不计较钱的多寡，单纯地爱唱歌而已。

说得也对。“可是你拍广告那码事又不是我经手，艺人私底下作业的价码……我的意思是说你没和对方立下契约，我怎好上门索讨。”

“陶大姐，你直接说怕了紫苑的精明不就行了，她很阴险。”至今，她仍有些不甘。

谁答应免费为曼维斯企业拍汽车广告？根本是赶鸭子上架，硬以多年的情谊强加桂冠，非要她咬牙笑着点头，打破自限多年的原则——

不拍广告。

“呵、呵……我……我哪是怕了她，干我们这一行的决不和钱翻脸，我是景仰她的商业手腕。”

多美的一个玉人儿，早在多年前她就同时相上香香和紫苑，希望能一举捧红两位气质迥异的个性美人，为亚洲演艺圈注入新鲜血液。

要是当初紫苑不以课业为重拒绝，哪有王大天后出头的机会。

当年清纯慧黠的小女孩长大了，风华四射的光彩使人炫目，美丽不减，更添媚色。

唯一稍有改变的是纵横商场的犀利手段，赶尽杀决不留余情，不复年少豪气，誓以打击罪恶，肃清法律污角为己任，让她如何不畏。

一场爱情毁了五个女孩的友谊，重写了她们的人生，或许是命吧！

“陶大姐，为了你的房贷着想，断次头拼拼看，我在精神上支持你。”总要有人身先士卒。

“瞧瞧你，多没良心的话，头断了还能活吗？你让人给带坏了。”陶乐是少数敢瞪她的人。

霍香蓟的坏早存于骨血中。“啊！你现在才发现我是坏女孩呀！可见我的伪装相当成功。”

“你哟！三十几岁的人还装天真地戏弄我。”她薄恼地一睇。

“哪有，我本来就不是乖乖女。”只是形象维护得相当彻底罢了。

回想过去，她跟着紫苑她们为非作歹，以学生会干部身份四处挑衅，专挑各校小帮小派下手，最后居然能统领附近十几所初、高中学生，成立地下学联会当起“大姐大”。

刚到兰陵那一年，她的气喘常常犯，紫苑为了根治她的病，讨了不少乡下秘方替她滋补，带着她像个野孩子似的到处疯。

她甚至还打过一两场架，虽然胜得伤痕累累，大家仍笑得开怀，痛中有乐。

乖乖女早就被带坏了，只是忙得没时间使坏，让人家以为她本性谦恭。

“现在歌坛竞争大，新人辈出，偶尔换换风格也不错，要不要弄个狂野佳人的音乐录像带回国，歌迷们一定疯狂。”

是她疯吧！霍香蓟可不想被尖叫声震破耳膜。“陶大姐，去催催工作人员，怎么还不开拍？”

“哎呀！弄个机器就快三个小时，几时咱们袁大牌等过人，我去骂两句。”

陶乐略显福态的身影在嘟念声中走远，天空仍旧是一片蔚蓝。



在西方人眼中，东方美女的神秘与恬雅是一件精品，百看不厌。

尤其是落单的东方女子，自诩绅士的多情男子自然蜂拥而上，其中以一名金发男子最为出色，很快地以外在优势击退情敌，与美人儿攀谈。

“美丽的东方花儿，可否有幸请你喝杯咖啡？”

不见丝毫波动，霍香蓟略显倨傲地勾抬杯沿一讽。“我的蓝莓爱斯不够高级？”

她的英文发音非正统，带着上海人的呢哝软音，似在勾情，让英国绅士一阵骨酥，心口麻麻的。

“不不不，是我唐突了佳人，我是奈尔·格威特子爵，诚心想与你交个朋友。”

“我很忙，没时间交朋友。”她冷淡地低下头一饮，掩饰眼底的不耐烦。

不论美与丑，走在西方土地的东方女子都有的困扰，就是不请自来的狂蜂浪蝶，俗称登徒子。

霍香蓟很清楚自己容貌带来的影响力，不管她走到何处，身后总会跟着自以为风流的公子哥儿人物，闲着无事当她是猎物紧盯着。

她不是无知的浪荡女，放纵自己或是学人玩弄起爱情，她有感情洁癖。

看过大哥和紫苑纠缠十来年的离合情爱，她是既畏且羨。

畏惧情的杀伤力无远弗届，将两颗深爱的

心切割成千千千万万，各自在痛苦深渊爬行，以残忍的方式自伤伤人，不复原来。

但是她也不得不说声羡慕，当情浓时的甜蜜如花初绽，那美好的相偎形影让人感动得落泪，恨不得找个人来相爱。

出道多年，或假或真的绯闻不时染身，她不加辩解地任由媒体去编排。

她谈过几场恋爱，大都是圈内人，但是因为歌唱事业太忙，常年不在国内，因此无疾而终，她都忘了两情缱绻的悸动为何了。

所以，她讨厌被打扰。

“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？来玩还是来工作？我可以充当导游陪你一游多情的国度。”奈尔的眼底有一抹倾慕之光。

霍香蓟忍住拨他一脸爱斯的冲动。“我是火星人，准备入侵地球。”

“有趣的东方女孩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当她是幽默一谈。

“火星人没有名字只有代号，九一一。”陶大姐的短腿走到哪了？

“求救？”他兴味地挑起左眉。

“不，火星人缺乏人性。”她尽量表现出疏离和拒绝之意。

奈尔出身贵族世家，天生的贵族骄气不容拒绝，他佯装不解地握起她的手，有礼地吻上手背。“欢迎光临地球。”

“健康表。”

“咦？”

“有些病菌会借由口沫传染，你需要列张表以兹参考。”她允许他自作主张吻她了吗？金毛狸。

他放肆地大笑，轻狂的手始终握住她白皙小手。

“多可爱的美人儿，我想我是被你吸引了。”有刺的东方小美人。

“这是你的错觉，人常犯的毛病，欧洲的东方人较稀少的缘故。”吸引？是属于肉欲的一种吧！

为何男人不懂安分，非要招惹异乡客？

不就是不，绝非欲拒还迎。

“你在伤害我倾慕你的心，我是真诚地想与你结识，请施予一份怜悯吧！”

霍香蓟不着痕迹地抽回手。“你已经认识我了，请离开。”

“你一向这么拒人于千里之外吗？”奈尔温和的表情有一丝受伤。

“不。”

他笑了。“我就知道你在开玩笑，女人们一向喜欢我陪伴。”

“你误解了，我的意思是有人会替我赶狗，闲杂人等近不了身。”她恶毒地一刺。

女人们？

她是袁紫香，红遍全亚洲的天后歌手，歌迷以千万计数，岂是他口中的寻常野花随处都有，未免蔑人。

何况以霍家在商界的声望，一个英国子爵

算什么，她不屑成为“们”之一。女人不是等候男人召唤的低等动物。

他，一个没受过挫折的贵族子弟。

“你……”他愕然地敛了眉，不太能接受女人对他的反感。

“我不做梦，也不是麻雀，不恋栈豪门贵妇的生活，更不是当情人的料，要玩成人游戏找别人去，恕我不奉陪。”

奈尔由怔忡转为耐人寻味的浅笑，似乎真动了心地直瞅着她，眼底的爱慕更加明显。

他一向喜爱东方女子的黑发、黑眸，以及她们温婉、可人的柔顺脾气，满足他身为男人的骄傲，而她是一种……骄傲外的珍宝吧！浑身散发顽强的娇媚。

以往，他只要提出自己的身份，女人迷恋的眼中会迸出贪婪，想尽办法赖上他的床，借一时欢爱来拴紧富贵。

男欢女爱人之常情，他乐于接受美女的自荐枕畔，但是不动情。

应该说，没有人能让他有非她不可的诱因，一个也没有，所以他身边的女人来来去去，各取所需地汲取彼此温液。

而眼前的女子让他心动，他有种过尽千帆皆不是，伊人却在蔷薇旁独放的惊艳感。

他想要她。

“哎呀！你是谁？谁准你靠近我们袁大牌三尺的？要签名得排队，想拍照门儿都没有，袁大牌不会随便和人合照……”

气急败坏的陶乐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过来，像是保护小鸡的老母鸡阻在两人之间，用傲人的腰围挡住有所图的视线，仰起鼻猛喷气。

奈尔茫然地望着眼前一张一合的嘴巴。

发噤的霍香蓟清清喉咙提醒。“陶大姐，你说的是国语。”

“废话，我当然说国语，又不是外国人听……不懂……”她说得有些尴尬。

“我们就是外国人呀！”她忍不住放声大笑，眉眼间洋溢着欢乐。

陶乐又羞又窘地瞪了她一眼。“红颜祸水，净给我找麻烦。”

“你没看我规规矩矩地坐在这张休闲椅不曾离开半步，让我不受干扰是你的职责。”她责任推卸得很巧妙。

本来就不关她的事，她有权卫守“清誉”。

“我怎么知道才一会儿工夫……呃！他长得不赖耶！”陶乐偷觑奈尔一眼后说起悄悄话。

称头的男人不多见，体面又英俊的外国帅哥更是养眼，看得她都想捏一把过过瘾。

“陶大姐——”

她疯癫兮兮地扬扬手。“好啦！你是我的摇钱树，我才舍不得推你去和番呢！”要上也应该她上才是。

“陶大姐，吃嫩草是老牛的专利，你年轻貌美，可别想不开。”她说着虚应话，担心陶大姐见色心喜，反而赔了她。

“呵呵呵！我也是这么认为，其实我也长

得不差。”陶乐乐晕晕地傻笑抚脸。

“是是是，你美得有如天仙下凡，请你在陶醉之余不要忘了把麻烦处理一下。”真受不了她的自恋。

两人一直以中文交谈，杵在一旁的奈尔维持好风度，勉强适应被女人忽视的难堪，完全插不上一句话，眼底有着浅显霾色。

一向高高在上的他受尽女人恩宠，游刃有余地周旋在脂粉堆中，几时受得如此冷落，心中不平衡到极点，可他什么怨言都没机会吐。

不过，他可以趁这个时候欣赏美人的娇态，而且愈看愈中意。

雅中带静，恬柔中有媚色，看似成熟却染上一丝顽皮，熠熠美眸闪耀着灵动、活力，红艳艳的唇色充满诱惑，她真是美得脱俗，让人魂魄都销磨。

但是，他那含笑的唇角令人刺眼。

“阁下觉得我们的对话很好笑？”霍香蓟那句阁下饱含谏意。

奈尔笑容扯得更大。“终于注意到我的存在了，好不容易。”

“是好可惜，你的负面评价又高了几分。”她不喜欢他，直觉性地厌恶。

这乃源起于身边痴情的傻男人太专，个个优秀得让人心疼，霍香蓟下意识排斥起不认真的爱情游戏，偏见得很。

大哥为了一份挚情玩弄上流社会的千金小姐，人人称他冷血、无情，为天下第一绝情男